

mengshouquan

wolinghunzhong

churudeshoubuluo

猛兽圈

我灵魂中出入的兽部落

陈川著



猛兽圈

我灵魂中出入的兽部落

陈川 |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猛兽圈——我灵魂中出入的兽部落/陈川著.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80673-397-3

I. 猛... II. 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9141 号

书 名：猛兽圈——我灵魂中出入的兽部落

著 者：陈 川

责任编辑：侯福河

责任校对：齐 欣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设计：点睛设计工作室

插 图：西 里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http://www.hspul.com>

E - mail：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0311-7056031

传 真：0311-7815440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79 千字

印 张：1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73-397-3/1 · 229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当陪伴我们人类的猛兽越来越远离我们的时刻，我开始在我的梦境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看见猛兽——看见一群猛兽在森林和荒原上奔跑，遭遇着它们繁衍生殖的命运，以及为这些命运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些命运中产生的欢乐、失败和死亡……我之所以看见了它们的生活，是因为我已经走进了它们的生活之中。谨以此书献给与猛兽们置于同一深渊，置于同一个天堂世界，并为自己的生命而搏斗的读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充满博爱的、与猛兽们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互为邻居的、目送着曙色与落日的读者。

——陈 川



目 录

第一章 虎

- 由一只绣花鞋想到一只老虎 2
老虎的金黄色 5
如果没有爪和犬牙 7
和一群野猪的游戏 9
孤独的狩猎者 11
河边的一场战争 13
密林里的虎啸 15
回家 17
一个名门望族的衰落 19



第二章 狮子

- 高贵家族的群居生活 22
一头狮子的出生 26
落日下的一头雄狮 29
一群未来狩猎明星的长牙期 31
幼狮的第一次捕猎 33
秃鹫落下的地方就有雄狮的食物 35
草原上的斑马群 37
它黄褐色的身体倒在了野生的犄角下 39
长颈鹿的死亡 42
乔治·亚当森和他的一群狮子 44
与那头想象中的狮子相遇了 47



第三章 豹



50	悬崖上的一只豹子
52	豹卧在树桠上
54	黄昏时的狩猎
56	月色下的晚餐
58	足下的疆域
60	把圈套送给水鹿
62	豹的花斑飘浮在河面上
64	夕阳下，狮群出现在豹的面前
66	高山上的一只雪豹
68	草原上奔跑着的两只猎豹
70	当美洲狮出现时
72	雌豹迎来了身体的又一次潮湿
74	刚出生的小豹睁开眼睛， 看着这个日后必须用经验来熟悉的环境

第四章 犀牛



77	一个孤独的行者
79	当危险来临时
81	犀牛的气味
83	落日下的求爱
86	朝霞中的诞生
89	第一次同危险接触
92	草原上的泥巴浴

第五章 猩猩



95	猩猩来了
97	山林中的夜行者
99	猩猩跃过了山涧
101	捕猎时的眼睛
103	采撷芳草的时节
105	巢穴里的被褥
107	兔子的逃亡
109	猎狗面前的伪装
111	松貂的死亡



狩猎时的计谋	113
黑夜中的神偷	115
岩洞中的绝望	117
第六章 狼	
岗上的一匹狼	120
丛林中的陷阱	122
狼群奔跑在草原上	125
猎物倒下时	127
狼群的夏季	129
月色下的合唱	132
狼的社会	134
狼王后的退位	136
对麇牛群的一次围攻	138
晚餐时的看客	140
狼的出世	142
第七章 豹	
贪欲的苏醒	146
落叶中的交配	148
杀手的出现	150
牛群的死亡	152
一只豹的撤退	154
雄野猪死亡时的嚎叫	156
豹的诡计	158
豹的失败	160
豹的受伤岁月	163
和虎的结盟	166
第八章 狐	
弥漫在春天里的麝香	170
一个新家庭的建立	173
雄狐的死亡和“继父”的忠诚	176
离家出走的时刻	179
刺猬的死亡	181
乌鸦面前的舞蹈	183



第九章 鼬狗



- 185 对鹰巢的一次偷袭
187 狐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陷阱
189 面对猎狗的侦察
191 一次偶然的脱险

第十章 棕熊



- 219 全能的林中大汉
221 漫长的绝食期
223 冬眠时的警戒线
225 春天里的苏醒
227 夏初的一场约会
229 秋季里的美食家
231 一次温柔的掠夺
233 黑暗洞穴里的最初岁月

第一
章

虎

那威武剽悍的孟加拉虎
从未曾想过眼前的铁栅
竟会是囚禁自己的牢房，
待到日暮黄昏的时候，
我还将无数次地看到它在那里
循着不可更改的路径来往奔忙
此后还会有别的老虎，
那就是布莱克的火虎；
此后还会有别的金黄，
那就是宙斯幻化的可爱金属，
.....

现如今只剩下了
模糊光亮、错杂的暗影
以及那初始的金黄
啊，夕阳的色彩，啊，老虎
的毛皮，
啊，神话和史诗的光泽，
啊，还有你的头发更为迷人
的金黄色，
我这双手多么渴望地抚摩

——豪·路·博尔赫斯





1 由一只绣花鞋 想到一只老虎•

这只老虎在我的意象之中已经出现：它带着它的金黄色没有任何缘由就这样出现在牛家凹的山林之中。老虎出现时正是牛家凹的秋天，针叶林里落满了松针，老虎正穿行在针叶林里，老虎的穿行没有声响，它穿越了许多个山冈之后悄然地将它的身影隐藏在牛家凹的山林里。

牛家凹的山林中在老虎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狼群，在夜晚有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如果在早晨或者黄昏，一只灰色或者紫色的野兔会出来觅食，它会潜入农人的菜园偷食地里的萝卜和蔬菜，有时它用爪子刨食土地里正在生长的花生，有时也食一棵梨树或者一棵苹果树上掉下来的梨或苹果。一只灰色的或者紫色的野兔的出入和一只老虎的出入是多么的相同，因此最先感觉到老虎到来的是野兔。狼群在针叶林中狩猎、寻找配偶并进行交配，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分配它们猎获的食物，狡猾的狼没有意识到一只老虎的进入，这意味着狼群的统治地位将面临一次新的革命。牛家凹的山林中的统治者将是这只悄然而至的老虎，而不是现在的狼。老虎从穿越山冈的那一时刻开始，就已经将

“王”字贴在了它的额头上。当然，面临这场争夺新霸主的革命，孤独的老虎将不断地搏击甚至作出牺牲。

禽类不这样，因为它们有一对翅膀，比如猫头鹰，它白天栖息在它的巢穴之中，静观山林之中的各种变化，到了夜晚它飞到一棵老松树的枝头，用凄厉的叫声来显示这森林的寂静。它是这片山林夜晚的主宰者，即使没有月亮，猫头鹰也能感觉到一只自以为是的老鼠，猫头鹰只是轻轻一击，老鼠便束手就擒——在大自然中，猫头鹰是老鼠的天敌。到了早晨，猫头鹰飞回它温暖的巢中。牛家凹的山林中有了各种各样的鸟类的鸣叫，鸟类从不参与到兽类的斗争之中，它们的天敌主要来自于它们的同类和人类。

那只灰色的野兔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它在刨食地里的花生的时候感觉到了山林中巨大的秋风，它看到了金黄色的树叶飘落在地。灰色的野兔丢弃了刚刚刨出的花生，将它小小的身影隐藏在枯萎、茂盛的草丛中，它看到了密林之中的金黄色——虎在牛家凹的森林之中出现了。它站在山冈上，黄色的树叶落在了它金黄色的皮毛上。



老虎纵身一跃，它的身影便消失在了牛家凹的森林中，留在一只兔子眼前的是一片金黄色的幻影。牛家凹的山林安静了下来。

黑色的看家狗忠实地守护在土坯屋的木质门扉前，它食土豆、食红薯，主人偶尔会将猪的肉末或者骨头丢给狗吃。如果主人吃的是鸡，他们不会将鸡的骨头丢给狗吃，他们认为鸡的骨头会谋杀一只忠实的狗。他们会将鸡骨头扔进灶膛里，直到将它们焚烧为灰烬。他们也不会将鸡骨头掩埋，如果这样，狗会嗅着味道刨食会谋杀它们的骨头。土豆和红薯都是在锅里煮过的，狗和人一样都吃熟食，这样，它们便和狼多了一些区别的特征。狼不这样，它们常常在黄昏潜入村落，最先遭殃的是鸡群，它们正在啄食，有一只母鸡正在生蛋，狼群突然而至，鸡群慌乱地扑闪着翅膀，它们都有一对翅膀，却不能飞，这是鸡群的悲哀——鸡必须以生命作为代价。狼群有时也攻击单个的人——老人或小孩，一旦它们得手，狼群便迅速地撤退，这样的一场攻击通常只有三至五分钟的时间，因为这里是人的领地而不是狼群的领地，在这一点上，狼显得并不贪婪，只要稍有收获甚至无收获，它们都撤退得很快，狼有自己的战略策划。

面对狼群，狗的作用只是向村人发布信息：狼群已经进村。等到村人聚拢，狼群已经消失。在这个牛家凹的秋天，黑色的忠实的看家狗和牛家凹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意识到一只老虎的到来。老虎在山林中穿行，它没有吼叫，它想悄无声息地统治这片地域，因此，它首先接近狼群，它首次搏击狼群，它的战利品只是一只狼崽

子。在以后的几次搏击当中，虎一无所获，狼的团结延缓了它对这片地域的统治。因此，老虎不得不把它的出入范围扩展到牛家凹这个村子，在以后的十几年直到今天，牛家凹这个小小的村子便充满了关于老虎的各种传奇故事。

牛家凹的山林中没有鹿，没有羚羊，只有野鸡，通常人们把野鸡称为山鸡。山林中的生存环境为一只山鸡练就了一对翅膀，尽管它不能像猫头鹰那样飞得远，然而短暂的飞行却使一只黑褐色的山鸡一次又一次地逃过了危险。当老虎的金黄色在山林中出现时，山鸡扑动着翅膀，从这个山冈飞到了另一个山冈，有时飞到一棵树



的树梢上，看着一只老虎的金黄色在树林间慢慢地消失。现在，虎面对狼群，它不敢妄然轻动，它们的搏击在对峙之中开始又在对峙之中结束，它们还没有最后确定出谁对谁的统治，一个森林中野兽之王的确定看来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饥饿的老虎开始涉足村落，在牛家凹森林中的某一个早晨，孤独的老虎带着森林中的湿气进入了村落的边缘。鸡群永远都这样不会从同类的牺牲中作出反思，它们保持着村人饲养它们的快乐将脚步悠闲地放在村边的园子里，十月的牛家凹刚刚经历了秋收，土地上全是那些残余的果实。虎出现了，它灵敏的嗅觉嗅到了人的气息，同时也嗅到了鸡群的气息，它靠近鸡群，没有任何声响地靠近鸡群，它的金黄色在鸡群中一闪便消失了。主人在清点鸡群的数量，他发现鸡群在不断地减少，最先是两只，之后是四只、六只……他们把这所有的一切归罪于狼，然后他们开始限制鸡群的活动范围，不再让它们到村边去，让它们到村子的巷道上或者院子里。

黑色的看家狗忠实地趴在木质的门扉前，现在是牛家凹的正午，狗伸出它腥红的舌头，它眯着眼睛有些无精打采——这是牛家凹最安全的时候，狼群和虎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进入村子，它们惧怕强烈的阳光，惧怕人类的气息。现在是狗最放松的时候。然而虎已从牛家凹的村子中寻找到了不止一次的美味，它注定还会侵入这个安宁的村子。

虎在黄昏的时候将身子隐藏在村边的树丛中，它早已看到了那条黑色的看家

狗，鸡群已经在农人的召唤下进入它们的圈舍，死亡正降临在那条看家狗身上。狗步入村边的小路，它摇晃着黑色的尾巴想作最后的巡视，虎的金黄色像闪电一样扑向狗，狗消失了，村人还在仇恨狼。

外婆讲述的那个黄昏有着炫目的金黄色，金黄色的落日和金黄色的树林，那个牛家凹的少女——我外婆的姐姐步入了村边的小径上，她要去寻找那只走失的母鸡。外婆对那个黄昏的叙述到最后总是显得无限的悲伤，她说，她只有十二岁就让虎给吃了。然后她清瘦的手伸向蓝色的衣襟掏出那块满是褶皱的手帕，这意味着她的讲述已经结束，她早已老泪纵横。那个牛家凹的少女走上了那条小径，她看到了什么？牛家凹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外婆那时正在缠足，她解开缠足布，准备把她的小脚放进盆里，这时候她听到了那声凄惨的叫声，那个十二岁的牛家凹少女消失了，像那只看家狗一样地消失了。我的外婆拖着缠足布走出门外，她看到了牛家凹炫目的金黄色。村民们打起火把，组织起长长的队列，他们循着鲜红的血迹走进森林，除了一只绣花鞋，他们什么也没能找到，然而在那片红褐色的花生地里，他们发现了老虎的脚印。那个牛家凹的少女就这样消失了，她是我外婆的姐姐。外婆临终前将那只绣花鞋交给我母亲，我一看到那只绣花鞋，我的意识里就呈现出一只金黄色的老虎来。





2 老虎的金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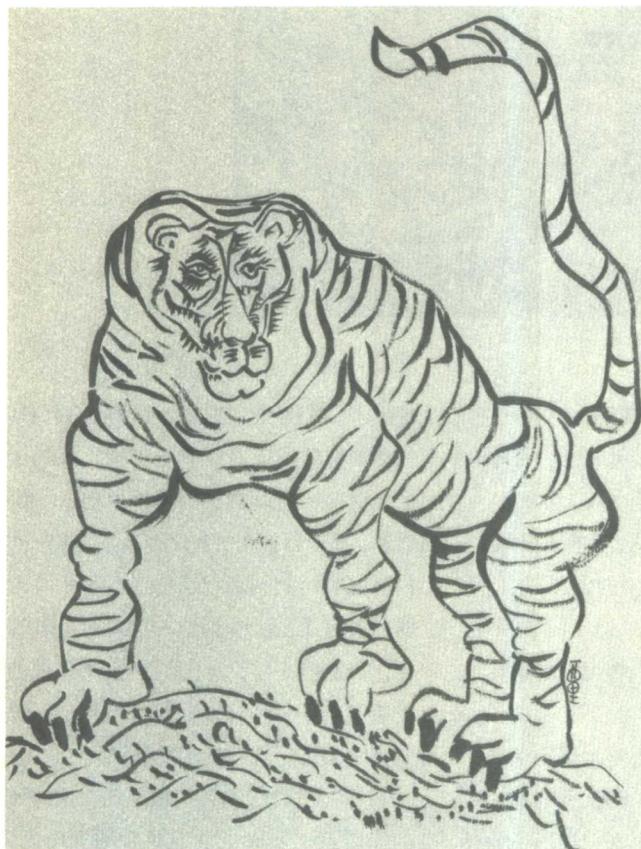
如果是秋天，森林里的各种植物都按照自然的法则由绿色变为黄色的，只有藤类植物在森林中固执地延伸着它的绿意。它们的根须依附于土层，只要有所依附无论土层还是岩石，还是树林中的虬枝，它们都会攀援而上、它们纠缠在一起，并且在不经意中结出红褐色的果实。鸟类将巢建在藤条的枝叶间，这些红褐色的果实便成了鸟类最丰盛的食物。夏季的雨水使森林的土壤变得潮湿，松果随着一阵秋风的到来落入土层，它们在潮湿的土壤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之后，到第二年的春天落下地方便成为了它们未来作为树的位置。

这是森林中水量丰富的季节，夏季雨水汇成的溪流顺着山势向下流淌，溪流停下来的地方形成了森林中的湖或池塘，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季之前，水都不会干枯。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水面上的落叶是金黄色的，这和一只老虎的金黄色是多么的相近。

老虎在森林中穿行，金黄色的皮毛覆盖着它巨大的骨架，它带来的风，却不会在它狩猎时发出任何声响。虎将巨大的身躯隐藏在树丛之中，虎的金黄色在树丛之中

呈现出来，猎物不大注意这种隐蔽的色彩，一旦猎物靠近虎或者虎靠近猎物，虎的金黄色便像一团晃动的火焰包围了它所等待的猎物，即使有搏击，有血腥，呈现出来的也只是金黄色的幻影。猎物通常来不及向它的同类发出已经看到这种危险的色彩的警告，便已经被老虎的金黄色所吞噬。虎的金黄色在空中只是轻轻一跃，任何一只狡猾的猎物都难逃这种色彩的笼罩。

现在，是森林的黄昏，西斜的太阳将斑驳的光影点点滴滴地洒在树叶的缝隙间，秋天的松树林里落下了金黄色的松针，有一些落在了虎的金黄色的皮毛上。老虎的狩猎已经结束，这次被它的皮毛所吞噬的是一只衰老的羚羊。虎放慢了它穿行的速度，它慵懒地行进在松树林里。鸟类将身影隐藏在树梢上，它们看着金黄色的松针落在老虎的金黄色上，看着老虎的金黄色在松树林里慢慢地消失。一只衰老的羚羊填补了一只老虎空虚的胃，老虎等待它、扑向它、搏击它，它付出了体力，因此它走向溪涧，它知道，那里有流动的泉水，墨绿色的青苔将不会留下一只老虎的脚印，它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老虎的金黄色越过了



那些灰色的树干，它在泉水流动的地方驻足下来，老虎灵敏的嗅觉在感受寂静的四周，如果有异样，它会迅速地离开。这里只有泉水流动的声响，人类的气息还没有涉及这片地域。昆虫和飞蛾在黄昏时嬉戏，它们的存在并不影响虎的饮水。它的金黄色停下来。它站立在溪涧边，它高贵的头颅往前倾，它伸出腥红的舌头，让流动的溪水冲洗嘴角和舌头残余的血迹。

一只金黄色的老虎总是这样，它永远不会让猎物的血迹残留在它的身体上而影响它作为王者的风度。泉水哗哗地流淌，虎抬

起了头，抖动着金黄色的皮毛，它看了看茂盛的森林，然后回转头往前走——然而它不再走曾经走过的道路。

如果在夏季，阳光很灿烂，气候变得炎热，虎在它藏身的岩洞中情绪会变得烦躁。它在正午悄悄地走出岩洞，森林的翠绿色之间出现了一团晃动着的金黄色，它时而飘浮在山冈上，时而晃动在绿色的树丛间，有时这种高贵和漂亮的色彩随着它巨大的骨架一跃，就已经越过了一座山冈或者越过了山涧。在密林深处，虎饮流动的泉水，

并且寻找那个湖泊，它开始涉足森林深处的这个湖泊，水面上晃动着一片金黄色的色彩——虎永远是一名游泳的好手。密林深处的湖泊带给虎一种凉意，它游回岸上，抖动着它金黄色的皮毛，悠闲地晃动着巨大的骨架，走回它藏身的岩洞——那里是它温暖的家，它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午休，等到黄昏或者早晨，当金黄色的色彩出现在山冈或丛林中的时候，虎的狩猎已经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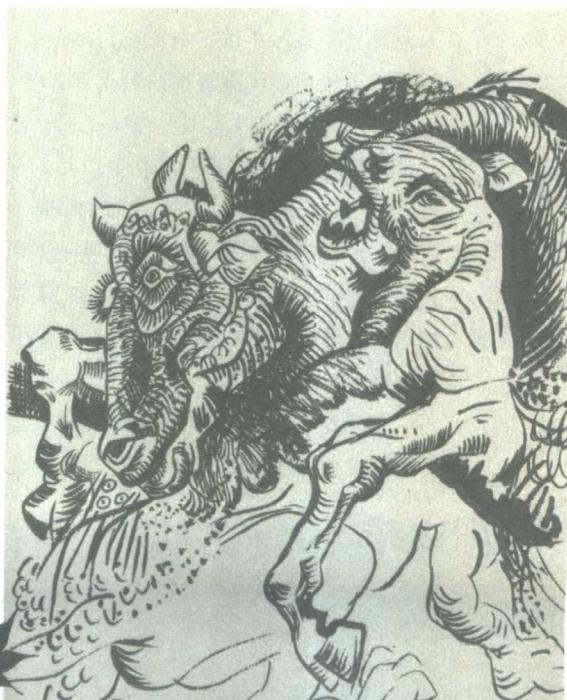


3 如果没有爪和犬牙

一只中年虎在狩猎时进入了猎人布置的陷阱，它在追赶一只年轻漂亮的梅花鹿时跌入了一个被猎人伪装了的深坑，猎人为此时的算计精心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受伤的虎被猎人抬回了村庄，他们不宰杀它，给它治伤，同时除去它的利爪和剑似的犬牙。虎被关进了屋子，屋子是用石头做的，像老虎居住的岩洞，虎却不能随意地出入，弯刀似的利爪和剑似的犬牙成了猎人手中的玩物。猎人饲养它，给它吃玉米，有时拿荞或大米给虎吃。一个森林中的兽王开始大怒，它咆哮，发出遥远的虎啸。猎人并不理会一只老虎的愤怒，他依然像设计陷阱时一样充满耐心，面对猎人，老虎通常是失败者。过了十天半月，饥饿的老虎意识到它的愤怒没有一丝一毫的用处，在这座石头做成的房子里，它只是人类的俘虏。它的面前终日摆放着那些金黄色的玉米、荞。饥饿的老虎试着品尝这些牛和猪的饲料，老虎对这种新的食物的适应通常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以后的时间里猎人开始给一只饥饿的老虎喂食野菜和野草，像饲养猪那样，这个过程得经过两个多月，饥饿使老虎吃少许的野

草，它已经消瘦，身上已经没有多少气力。猎人将一头牛赶进了石屋子，准备让它和老虎共同居住，虎见到牛长啸一声，它扑向牛，然而它没有了爪和犬牙，它败下阵来。在后来的时间里，它开始和牛和睦共处。它们一起吃玉米、荞，偶尔也像牛一样地吃青草。

一年或者年半的时间，虎适应了这种生活，它能从猎人的声音中分辨出今天得到的是荞还是玉米。然而，在这个早晨，





猎人却准备放虎归山，虎长啸一声，它的金黄色的皮毛在森林中一晃就消失了。猎人整日坐在石屋子前，石屋的门敞开着，猎人的手里还在玩弄着虎的利爪和犬牙，他的眼睛望着密林的深处。十天之后，这只金黄色的老虎带着满身的伤痕回到了石屋子，它趴在猎人的面前，它的眼睛是潮湿的。猎人给它治伤，并且像饲养牛那样饲养着虎，虎留了下来，猎人利用它来犁地，在黄昏，虎和牛在猎人的吆喝声中沿着小路走向熟悉的村庄……

如果没有了爪和犬牙，虎只留下了金黄色的皮毛，留下尾巴，留下它巨大的骨架。它还能奔跑，它在金黄色的晃动中追赶一只美丽的梅花鹿，它的金黄色已经笼

罩住了美丽的梅花鹿，鹿发出了绝望的叫声。虎伸出利爪，然而爪没了，只有一团厚厚的肉垫，一把十厘米长的锋利无比的弯刀在一只金黄色的老虎的搏击中消失了；虎张开了嘴，它试图利用六厘米长的剑似的犬牙咬断鹿的咽喉，然而老虎的两次搏击并没有致鹿于死命，虎一犹豫，鹿挣扎着带着伤痛从虎口下逃走了。虎看着一只消失在丛林中的梅花鹿，发出了愤怒和绝望的长啸。

虎没有了利爪和犬牙，它已经丧失了搏击中的优势，它开始躲避狼群，即使面对一只孤独的老狼，虎也不敢轻举妄动，一旦狡猾的狼发现虎没有了利爪和犬牙，它们将发动群体性的、团结性的进攻，一只森林之王将成为它们围剿的猎物。

没有了利爪和犬牙的虎在森林中注定要和狼、牛相遇。虎尽力地掩饰自己的缺陷，在一只孤独的老狼面前，它没有了搏击，没有了长啸，并且将它的脚隐藏在丛林中，它不会让没有爪的脚暴露在狼的目光之下，这是虎的智慧。狼面对温顺的虎，它的目光永远都那么贪婪，现在狼是孤独的，它不敢搏击，既然已经和虎相遇，孤独的狼只有选择防御，它注视着虎，等待着虎的搏击。虎看了狼一眼，它表现出对狼的失望，没有利爪和犬牙的虎绕开了狼。

一只森林中的野兽之王如果没有了利爪和犬牙，面对属于它的猎物，它会陷入绝望，在多次狩猎失败之后，虎带着绝望蜷缩在藏身的岩洞中，等待着生命的丧钟在它的金黄色的皮毛上敲响……



4 和一群野猪的游戏

野猪在季节的轮换之中进入它们游戏的乐园，它们笨拙的姿态出现在针叶林和阔叶林的混交林里，那里紫色或黑色的野葡萄一串一串地挂在藤条上，榆树、栎树、桦树高高地挺立着，树阴覆盖着地面的绿草，灌木丛已经开始落叶，这是森林中的秋季。栎树上的果实已经成熟，当风吹过，一枚或几枚橡实跌落下来，它们脱离栎树的枝头，落入草地，落入灌木丛中。野猪群在树林间游戏，它们会和一只松鼠相遇，和一只狼相遇。松鼠攀援树干，转动着黑亮的眼睛向野猪群问候；狼看到野猪群，它停了下来，贪婪的眼光在一只年幼的野猪身上游动，雄野猪和母野猪将仔猪护在身后，面对着孤独的狼，它们已经作好了搏击的准备。野猪的游戏是在一个庞大的家族之间进行的，孤独的狼面对一个实力雄厚的家族它必须作出掂量和思考。狼收敛了欲望，随着它失望的嗥叫，它的身影很快地消失在丛林之中。

虎永远是孤独的狩猎者，它在秋天的树林中穿行，一只灰色的狍子曾经成为老虎昨日的中餐。现在饥饿折磨着老虎，它的狩猎时刻已经到来。面对不同的猎物，

虎会为自己制定出最完美的狩猎方案，这需要智慧，如果猎物是强大的敌人，比如熊，有时它会像狼一样地选择撤退，如果搏击，它会充满智慧和勇敢。虎在狩猎中的大多数时候还是胜者。

狼已经从森林中消失，野猪群继续游戏，大自然的果实是它们丰富的食物，它们已经和栎树的橡实相遇。仔猪用它的前足抓住橡实不放，它的眼睛骄傲地望着母猪，如何食用一枚栎树上掉下来的新鲜的果实，这群自以为是的仔猪还需要学习。雄野猪和母猪在传授的过程中几乎不使用语言，它们巧妙地运用了前足和嘴的配合，用锋利的牙齿咬开果实；如果是梨或者苹果，它们只使用嘴。仔猪呆在一边，它们笨拙的脑袋极容易领会这原始的食法，它们依然用舌品偿味道，如果味道太酸或者过于苦涩，它们会吐出这枚果实，果实的表面上便残留着它们的唾液。野猪必须小心地磨砺它们的牙齿，它们用牙齿嚼碎食物，填补它们宽广的胃，也用牙齿防御和攻击敌人。在大自然中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武器。一头仔猪当它成长到一岁或者两岁，它的牙齿已经非